



何村可依

贾兆玉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何村可依

贾兆玉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枝可依/贾兆玉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623-965-0

I. 何… II. 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248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纸张规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16
印张 20
字数 305000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 言

周大新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读时日的日渐减少,我读小说越来越挑剔,能让我读完的长篇小说明显地少了,可《何枝可依》我读完了,而且是带着挺浓的兴趣读完的。

我感兴趣的,首先是作者所描述的下层知识分子的那种生活情态。这些年生活在都市里,接触过各种各样生活在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生活情态已有所了解,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却知之甚少。《何枝可依》这部小说的大部分故事都在一所市级的教育学院内展开,在这个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小学院内,活动在其中的人物大都是有着大学学历的教师。作者用一支颇见功力的笔,把这批人的生活目标、生存手段、生活状况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让人看得有些眼花缭乱。尤其是他们为争一个科级干部的职位,为争一个教研室主任的位置,为争一个副高的职称所进行的那种可怕的争斗,令人虽不意外却感到身上发冷。他们索取物质利益的手段,他们猎取名誉的方法,他们打击对手的策略,和世俗社会里的其他人群已经完全没有两样。应该说,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我们对当代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了解和认识。

作者在书中所着力描写的那个从政失败的人物陶晚舟,也让我很感兴趣。当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直到今天,官位高低仍然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人生是否成功的首要标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延续千百年的观念和制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何况从事社会管理的官员,掌握着太多有形和无形的资源,也因此,官位对人

的诱惑实在太太,不是一般人所能抗拒的。陶晚舟兴致勃勃地走上仕途,在享受了官位带来的方便和美妙之后,渐渐感受到了官场的险恶,感受到了良心被撕裂、尊严被毁掉的难受,于是又愤而退出了官场。这是一个尚未被官场风习完全异化的人物,他的痛苦也是一般从政的知识分子都要经历的痛苦。认识这个人物,对于我们理解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的内心世界会有好处。

《何枝可依》一书里所弥漫的那种痛心和伤感情绪,也令我感兴趣。读这部书,你会感受到作者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人格矮化、操守丧失、精神萎顿的痛心和伤感。我理解这种痛心和伤感,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精神品位的升降会影响到社会精神品位的升降,作者有理由着急和痛心。但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在大量新的诱惑向我们涌来、在人们的物欲普遍释放的时候,要求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置身事外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作者的痛心和伤感会提醒我们对这种状况加以注意,也会促使我们去检视自己精神品位的现状。

当然我也看到,在作者的笔下,有不少人物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地生活着”。该书用了较多的篇幅叙写陶晚舟和田芊芊之间的关系。和时下艳俗浮靡的风气相比,他们的爱情显得真挚而纯洁。然而,这样的婚外恋情照例为世俗所不容,纯真的种子结出的是苦涩的果实。单纯率真、敢爱敢恨的田芊芊可以谱写出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的眼神》,却在冷酷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她先是被无聊的流言所污,后又遭无耻的恶人所辱。为了陶晚舟的家庭,为了母亲的晚年,也为了获得自己心灵的安宁和慰藉,最后她毅然收起绵长的情丝,告别喧嚣的都市,回到封闭的山村,回到淳朴的乡亲和天真未凿的孩子们中间。她的母亲苏令娟老师亦是作者给予了深深同情的小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个大学教授的女儿和她自己的女儿一样美丽而多难。当初,她怀着单纯而美好的理想,只身来到凤溪村插队并办起了小学,希望通过一己之力,改变山乡愚昧、落后的现状。后来却遭到了大队支书田山娃的强暴,只得离开自己志同道合的男友、嫁给了这个目不识丁且性格粗暴乖张的山里汉。在偏僻、贫穷的小山村里,她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在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她的工作是单调、辛苦的,她的生活是灰暗、窘迫的,她的婚姻更注定是痛苦、不幸的,连她唯一的爱女也在

遭到坏人的玷污之后回到了凤溪,继续着母亲可悲的轮回。在她母女二人面前,命运总是铁青着脸,不给她们温情、不给她们公道。但是,苏令娟老师却以一种殉道者的虔诚和坚忍,无怨无悔地默默耕耘着脚下贫瘠的土地、守护着山村的孩子。在校园那棵老榆树下,这一老一雏两只落难的凤凰相濡以沫、相向和鸣,因为不幸而愈显高贵,构成了一道凄婉而富有诗意的风景。在作品中,还有知其不可而为之地追求人生真谛的颜蓓,始终不渝、贫贱不移地播撒文明与良知的潘齐平,秀外慧中、深明大义欧阳苇……他们都在物欲横流的氛围中守望着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为作品的基调平添了不少的亮色。

作者贾兆玉过去的作品我没读过。这部书虽然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在某些方面还稍显稚嫩,但他的创作不乏激情、想象与诗意,语言也时而凝重典雅、时而机智幽默,因而使整部作品文采飞扬、意味隽永,显示出了他写小说的功力。祝愿他继续努力,为南阳的小说宝库再添新品。

不知不觉中，二十世纪只剩下一个短短的尾巴。

那天，教古代文学的教师陶晚舟从课堂上下来，曹怀朴院长把他叫到了办公室。聊了几句后，曹院长对他说：“学院中层干部最近准备调整，不知你有没有啥想法？”

陶晚舟懵懵懂懂地说：“没……没啥想……想法。”

曹院长说：“按常理说，你应该是有点想法的。”

陶晚舟说：“我有想法院长你没有想法也不行。”

曹院长笑笑：“没有想法喊你来干什么？其实，我已注意你一段时间了，觉得你人品不错，书教得不错，群众威信也还不错。因此，我初步考虑让你到教务科任副科长。当然，目前这只是我个人的考虑，你先不要跟别人透露，近段要把工作干好、注意上下关系。好，先说到这儿吧。”

与曹院长五分钟的谈话，着实让陶晚舟惊诧、激动了一晚上。

作为属下，他与曹院长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平时上课之余，也以读书、下棋、练习书法自娱，极少与单位的头头儿们沟通交流。有时轻狂，还与那些又穷又酸的老师一起，刻薄地挑剔这位院长走路的姿势如何难看、那位领导的讲话如何错字连篇。何以曹院长居然对自己青眼有加呢？其次，曹院长说的那三个“不错”也让他有些飘飘然。这么多年，自己在学院既没有评过先进也没有当过模范，生活平淡得像一杯放凉的白开水，但曹院长却说自己这也不错那也不错，自己真的不错吗？还有，曹院长说 he 已注意自己好长时间了，那自己咋就没注意到他注意自

己呢？唉！

曹院长找陶晚舟谈话后没几天，中层干部调整计划就在全院教工大会上宣布了，不过，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遇到了麻烦。在为什么调整的问题上，班子成员意见高度一致，但在提拔谁、平移谁、拿掉谁、降谁的级这些具体问题上，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一个手机短信调侃说，脱掉裤头儿叫免职，裤头儿改背心儿叫提拔，背心儿改裤头儿叫降职，而背心儿改乳罩儿，虽然是平调、位置很重要。现在，岑水市教育学院领导班子遇到的，就是裤头儿、背心儿和乳罩之类的难题。

岑水教育学院现任领导班子成员一共四人。一年多以前，老院长因病提前退休，曹怀朴从麻岭师范副校长的位置上调入、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副书记鲍正之原来是桑远县常务副县长，因为有人告他有经济问题，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本来可以留任原职，而数学教师出身的他无辜蒙冤，对从政的热情就像抛物线一样跌落到横坐标之下，自己主动提出回到教育部门，因此和曹怀朴一起调入该院，主管党委办公室和总务科。抓教学业务的副院长訾一鹤是教育学院的元老，根基深得如一棵生长了百年以上的老榕树。而主管行政办公室、工会等的副院长夏立冬也由副科长、科长一路款款走来，直到前两年提拔为副院长，其树龄虽没有訾院长长，但也算栉风沐雨、饱经沧桑了。

在这四个人当中，訾、夏二人是多年同事，訾一鹤老谋深算而乏勇，夏立冬一身蛮勇而无谋，因此对訾院长言听计从、忠贞不二。用屈子健的话说，如果说訾院长是一头狡猾而有韧性的斗牛，夏院长就是那牛尾巴，整天跟在訾院长屁股后面摇来摇去，平时赶个苍蝇、牛虻什么的，在訾院长需要发力的时候，夏院长就把尾巴紧紧夹在訾院长两条后腿之间帮助使劲。两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个台前、一个幕后，配合默契、荣辱与共，是学院政治格局中一对黄金搭档。贤良方正的老院长就是在他们牛头牛尾连拱带扫的夹击下心力交瘁、提前病退的。曹、鲍二人是大学同届同学，本来就惺惺相惜、志趣相投，一起调入学院后，老院长黯然病退的前车之鉴，更促使曹、鲍心有灵犀、一拍即合，班子成员自然而然形成了2:2的势力格局，而中层干部的任用则成了双方势力消长的关键。曹院长到任后，在班子成员分工上，即与元老派的掌门人訾一鹤院长有过一番唇枪舌剑的正面较量；较量的焦点，是由谁来主管总务科。学院是几年前由老城区搬出并迁建于岑水市东南郊的，基本建设

任务较大,班子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愿意在这方面为学院多做一些贡献。

对此,曹院长深为感动。但在具体分工上,他认为鲍书记在行政单位工作多年、交游广泛,办起事儿来相对方便一些,所以建议由他主抓总务科。而訾院长则认为,由鲍书记主抓总务科,确实是学院难得的人选,但是,他被任命的是副书记,如果按惯例,似乎应分管党办、工会、共青团等。另外,夏院长自总务副科长到科长、副院长,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觉得还是由夏院长主管总务科更合适一些。

曹院长说,按惯例虽然如此,但也允许有变例、例外。毛主席讲穷则思变,邓小平讲改革开放,江泽民讲构建创新型社会,意思都是要打破旧的条条框框、创造出新的格局嘛。

訾院长说,领袖们的教导博大精深,我们大家都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和领会。比如在用人问题上,我们不仅要看他过去当过什么,还要看他做过什么。例如,我听说有些同志在县里时,曾有经济上的负面传言。这样的同志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曹院长说,这话说得不错。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眼光。换言之,就是不仅要看别人传言说他做过什么,更要看他自己实际做过什么。比如,我也听说前几年在修建学院操场的时候,某主管领导连垫操场用的煤渣,都不远百里从他家人开办的砖瓦窑场拉到学院。单单这一项,就使修建操场的费用额外增加了一万多元!这样的同志在使用的时候,不是更应该慎之又慎吗?——好了,如果没有别的意见的话,我看就这样吧!

经过会下一番个别的沟通交流,班子成员对革命领袖的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共识,并通过“不仅而且”、“虽然但是”等关联词,进一步感受到了汉民族母语无与伦比的丰富与张力。当然,最直接和最有力的结果是:四位领导的分工在班子会上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便顺利通过了。其关系之和谐、效率之高,使一贯以愤世嫉俗之名行幸灾乐祸之实的屈子健之流很有些失望。

新班子分工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干了几件教工们比较关心的事情。比如将每节课的课时补贴由五元增加到六元,比如教师节奖金由二百元增加到三百元,比如中秋节给每个教工发了一盒月饼、一件啤酒等。这让教师们嘴里有了甜味和酒味之后,说了新班子诸如务实、

爱民、人文关怀等之类的许多好话。

听到这话，屈子健嘴一撇说：“哼！老师们都是那贱猴儿，主人早上给三个桃、晚上给四个桃，就美得龇牙咧嘴、花枝乱颤、尾巴乱摇！”

这种对新班子的恶毒攻击引起了大多数教工的同仇敌忾，纷纷说屈子健连猴儿都不是，他是个狗，因为狗嘴里从来吐不出象牙来。

不过，狗也有狗的独特优势，因为它的嗅觉比较灵敏。新班子分工不久，就被屈子健嗅出些味道了。

曹院长到任已一年有余，对学校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也创造了一个自以为差不多的氛围，就在班子会上提出对中层干部进行调整的想法。因为牵涉到十几名同志的升降沉浮，无疑在这个只有一百多名员工的单位引起了一次小小的地震。在班子会开完的第二天，夏院长便拿出一份拟任名单交给曹院长说，考虑院长来得较晚，各方面情况还不很熟悉，而自己在这里已经十几年了，对每一位同志的人品、能力、威信比较了解，因此拟出了一份名单，供院长在用人时参考。

曹院长一听，脑袋像被谁从背后猛敲了一闷棍，眼睛直冒金星。呆了好一会儿，曹院长才冷冷地说：“我对夏院长敬业的精神和办事的效率表示肯定。但我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把名单拟出来还为时过早。要不把这件事儿先放一放，等时机成熟了再说。你看咋样儿？”

夏院长说：“那……也行。要不，你先看看这个名单，以后也好心里有数。”曹院长说：“我就不看了，以后该用谁还是要用的。你说是不？”看着夏院长走出办公室的背影，曹院长从心底发出一声怒吼。

教生物的曹院长对植物生长的过程比较专业。他知道，农作物要想结果，必须经过发芽、长叶、开花几个阶段。而且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花的雄蕊和雌蕊必须亲密接触方可。所以，他的“放一放”一放就是半年，比芝麻、绿豆的生长期还要长一些。一直到第二年，岑水河边的柳树已发出新芽，而对进入中层怀有鬼胎的有志者在漫长、甜蜜而焦灼的等待中，快熬成“阿香婆芝麻辣酱”的时候，曹怀朴主持召开了党委会。

会议是在酒桌上进行的。该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培训中学师资项目学校，该项目有一个到澳大利亚考察的活动，按规定应该是项目主任曹院长去，曹院长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夏院长。在夏院长考察回来的当天晚上，全体班子成员为他接风洗尘。

照例先是一番亲切有度的问候、寒暄、互相闹酒、开着善意的玩笑，气氛热烈而融洽。待酒过三巡，一路鞍马劳顿的夏院长和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警院长已有了七分酒意。

“今天晚上除了为夏院长接风洗尘之外，还有一项任务。”曹院长放下酒杯，稍微顿了一下，“就是研究一下有关中层调整的问题。”

“呃——”夏院长打了个嗝儿，可能是被刚送进嘴里的一大块鸡肉噎住了。他飞快地看了警院长一眼，后者则面无表情地和他一起放下了酒杯。这时他们才注意到，平常喜欢豪饮的一把手，今天晚上只礼节性地喝了几盅儿。

“关于我院中层干部调整问题，”曹院长说，“从去年秋期提出到现在，已过去快半年了，全院教工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也因此引起了不少的猜测和议论。如今，时机已基本成熟，是解决的时候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夏院长到澳大利亚参观考察，临走把人事这一摊子交给了鲍书记。前几天，我和鲍书记认真合计了一下，草拟了一份名单。本想和警院长先通通气儿，刚好警老兄老家里有私事儿错不开身，也是昨天晚上刚回到学校。今天凑着给夏院长接风的机会，把这事儿商量一下。希望二位院长不要介意。”

说着，曹院长把名单递给了夏院长。后者的手本能地往后急缩了一下，好像对方递过来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条面目狰狞的眼镜蛇。他一边极不情愿地浏览着名单，一边擦着前额上的汗珠，并在心里骂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脏话。看完后，在他把名单交给警院长时，迅速瞥了对方一眼，目光中充满征询和热切的期待。

警院长眼镜后面有些浑浊的眼睛神经质地跳了几下。他摘下眼镜，在衣服上蹭了几蹭，又高高地举起来，想看看是否透明，然后“吭吭”干咳了两声，似乎想咳出一口痰来，但可惜未能如愿。他只好尴尬地一笑，自我解嘲说：“还是老了，不中用了……鲍书记，你的意见呢？”

后者看看曹院长，又看看警院长，露齿一笑，算是回答。

气急败坏的夏院长剜了警院长一眼，然后从牙缝儿里剔出一丝牛筋，狠狠地吐在地上。眼神不好但听力尚佳的警院长没有和前者的目光对接，只是又干咳了两声。但这次用力较轻，使人感觉到他不再想为咳出那口痰而做无谓的努力。“我想……既然……我看上面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唔，好同志。嗯，我……同……同意。吭吭！”

“夏院长，你呢？”曹院长单刀直入。但语气显得温和而亲切。

“我……”夏院长使劲咬咬牙，看样子还想再作最后的挣扎，“我看，是不是再放一放？”

“为什么放？放到什么时候？”曹院长重又严厉起来。

“那，我尊重，不，我同意班子的意见。”夏院长的鼻子有点酸，他急忙掩饰了一下。

“那好吧。栾主任！”曹院长把目光移向做记录的党委办公室主任说：“回去后抓紧时间整理一个党委会议纪要，并形成书面报告。明天下午通知名单上的同志填表，后天上报市委组织部！”说完，他站起来，嘿嘿一笑：“今天晚上我非常高兴。——来，让我们再次为夏院长的平安归来，也为这次会议的圆满成功，为我院美好的明天，干杯！”

“干杯！”

“干！”

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嬉笑怒骂，斗智斗勇。酒桌上的气氛，重又热烈而融洽。

夜色深沉，人去屋空，残羹冷炙，杯盘狼藉。一条大花狗悄然溜入，对着地上的鸡骨头鱼刺大快朵颐。

不知道这畜生除了鱼味儿、鸡味儿之外，嗅觉灵敏的它，是否还嗅到了残留在餐桌上的火药味儿？

表也填了，报告也打了，只等上级一纸批文，将这十数个各怀抱负的年轻人推向学校管理的前台。在这段时间里，这群人上下班总是早出晚归、面带微笑，显得更加敬业、平易而谦逊。但过了一段时间，一种不安的情绪却悄悄地在他们中间弥散开来，而且渐渐由量变到质变，使这种淡淡的不安变成了难以掩饰的焦灼。

后来，他们终于确切地知道，因为有人告状，中层调整方案在市委组织部卡了壳儿。其主要理由是少了一道程序：民主推荐和测评。榜上有名的候任者，一下子由焦灼变成了沮丧和绝望。

当然，最为焦灼的是曹院长。平时不苟言笑的他，此时眉头锁得像在水中浸泡过的牛绳。在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之后，有关领导同意学校补充完善有关手续后再次上报。

但该领导也郑重告诉他：“在这份名单中，有人反映个别同志有经

济或作风问题。为稳妥起见,这些同志本次不宜使用,待问题弄清后下次再用也不迟。另外,听说某某和某某人品、能力也不错,为什么不在本次名单中? 嗯,你说什么? 文凭太低有什么要紧? 同志,用人观念要改变呀! ……你不要再解释了,就这样吧! 回去后希望你与班子再商量一下,认真听取每一位成员的意见。——民主作风是我党的优秀传统。我们不仅不能忽视,而且要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啊同志……”

回到学校,脸上多云转阴的曹院长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领导指示中的关键词,特别是话中的那么多标点符号:问号、叹号、破折号以及省略号等,做了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电话也不接、敲门也不开,只是一个劲儿地猛抽“阿诗玛”。第二天,细心的人们发现,他的茶几上少了一个玻璃杯,大概是掉在地上摔碎了。——这家伙,怎么搞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嘛!”屈子健引经据典地说。

人们为唐代诗人李贺这句诗的精警、形象和鲜活,发出一阵开怀的狂笑。

不过,陶晚舟当时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气氛。前些日子,母亲在老家病了,吃不下饭,一吃就吐,时间一长,瘦得脸都变了形。市医院的医生怀疑是胃癌。在取得大哥和妻子的同意后,他请了长假,带母亲到省城去检查并住进了医院。

“陶晚舟,电话!”医生值班室有人喊。

“你这家伙,好不容易跟你联系上!”听声音,陶晚舟知道是拟任党办副主任的解之秋。解之秋中师毕业后曾在师大中文系进修,与陶晚舟算是上下届同学,几年以前从一所中学调入教育学院。

“你还真沉得住气! 学院这几天像烧滚的开水一样,咕嘟咕嘟直冒泡儿!”解之秋简要介绍了学校关于中层调整的变数后,最后问陶晚舟:“你啥时候回来呀?”

陶晚舟问:“回去干啥哩?”

“大后天就要投票推荐了,你还问干啥哩? ——真是!”解之秋有些急了。

“推让他推去呗,还能把你我推到岑水河里去。”嘴里虽然这样说,陶晚舟心里也有些急。如果因为推荐票数不够被刷下来,面子上实在有些过不去。毕竟,自己的名字已经被报上去了一次,私下里,已经有人开玩笑喊他陶科长了。万一……但他嘴上却显出淡然的样子。

“你这个×货!”解之秋急得脏话都出来了,“你不回来可以。你在这里时间长、课又教得好,估计没事儿。我刚调来时间不长,跟老师们还不很熟悉,如果整不上,你老同学的脸往哪儿搁?”

“看你急的,跟发情的母猫似的!——我明天就回去了。”陶晚舟说。

经过一番算计、拼杀、咬啄和讨价还价,在校园里撒下一地鸡毛后,中层调整方案按有关程序和上级领导意图再次做了调整。这群学院的新贵,终于像一碗碗烧足了火、上足了气的回锅肉一样,端到了上级组织部门的办公桌上。放眼看去,倒也皮红肉嫩、油光可鉴、咸淡适宜、蔚成风景。

在各位中层干部正式履新、弹冠相庆的当天晚上,党委书记兼院长曹怀朴同志却因为操劳过度而住进了医院。而岑水河边,已是浓荫如盖、柳丝婆娑,春天在躁动不安中已萌退意,热闹而喧嚣的夏天就要到来了。

望着窗外起伏的麦浪,在病床上吃着苹果的曹院长忽然心有灵犀,悟出了一条关于生物学的结论:在植物的雄蕊和雌蕊之间,光有婚姻还不行,还要有爱情;只有做到灵与肉充分的和合圆融,苹果树才能结出光鲜丰美的果实。

连续几天不说一句话的曹院长,忽然为自己感伤的幽默和幽默的感伤嘿嘿笑了起来。接着鼻子一酸,从眼中挤出了几滴浊泪。

一直在病床前小心伺候的解之秋被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吓了一跳。他有些恐惧地看着曹院长,心里闪过一个疑似不祥的念头:

别让院长被这一群龟孙给整疯了……

“薛科长是个糊涂虫；杨科长是朵刺玫花。”在陶晚舟面前，屈子健这样评价教务科的另外两位科长。

“那我呢？”陶晚舟笑着问。他虽然对屈子健的刻薄不以为然，但对他的博识和才气却颇为欣赏。平时，两人常常为一些有共同兴趣的问题展开争论，在互相调侃和驳难中，两人差不多成了忘年之交。

“你？你是孔老二的睾丸——圣人蛋！”屈子健说。

“圣人蛋？——嘿，圣人蛋也不错嘛！圣人一般是指有学问、有德行的大智大贤之人。人既如此，他身上的某个零部件应该也坏不到哪里去。你说是不？”陶晚舟说。两人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屈子健是“文革”初期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因为在大学时期有过一段狂热的经历，所以在政治上被做了冷处理，毕业时被发配回老家中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他文理兼通，对琴棋书画亦有相当的造诣，而且语文课教得极棒，早年在岑北一中时即已小有名气，被人们戏称为“屈语文”。在任岑北一中副校长时，当时的校长因车祸成了植物人，区教育局长让他暂时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中，屈子健以士为知己者死之慨，正本清源、建章立制，一个人独撑学校的局面，把各方面的管理打理得井井有条。

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不料另一所高中的某副校长横刀夺爱，硬是将校长的交椅从他屁股底下给抽走了。

屈子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煮熟的鸭子又“噗噗噜噜”地飞了，不由心中五味杂陈、怒火中烧。他与区教育局的局长痛快淋漓地大吵一架，

使后者当场就晕了过去。回到家里,他又把老婆、儿子挨个儿修理了一通,接着昏天黑地地大睡了两天。

起床后,屈子健仍然余怒未消,奋笔疾书了一份辞职报告。他历数自己多年来怎样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领导过河拆桥、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把自己像秋后的豆角一样晾在墙头上。再者,那个什么艾校长算什么东西?不就是他老丈人在区委办公室工作吗?一个连书都教不好的平庸之辈居然被委以重任,并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可忍孰不可忍。想自己一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空怀壮志、命途多舛。如今我屈子健已勘破人生冷暖、世态炎凉,形容枯槁、心如死灰。现郑重提出辞去副校长职务。望领导以悲天悯人之怀、垂恩俯允。倘能如此,则我屈子健结草衔环以图后报也云云。

写完之后,他又仔细看了一遍。不知是为身遭不公正待遇而伤心,还是为自己华丽的文采所感动,屈子健关上门大哭了一场,然后坚决辞去副校长职务,请调岑水教育学院,如今是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

刚到学院时,他本以为自己曾任过省级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又是名噪一时的特级教师,学院一定会唯才是举、唯贤是用,给自己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为此,他多次就学院的管理在老院长面前慷慨陈词,以博取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和器重。但老眼昏花的老院长对自己的灼灼才华和耿耿忠心居然熟视无睹,并以区级中学的副校长只是副股级级别为由,又把他“像秋后的豆角一样晾在墙头上”,使他再一次品尝了明珠投暗的失落和乃祖屈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愤懑。从此以后,屈子健要么整天牢骚满腹,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的黑豆钱,要么口无遮拦地讥评时政、贬损人物,要么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因此,在人们眼里,他是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角色。

诚如屈子健所言,五十挂零儿的薛独醒科长虽然五官端正,但眼睛偏小、眼睑下垂,给人的印象,总是一副刚刚睡醒的惺忪模样。薛科长原在岑水师范教书,因其在省教育厅当厅长的妻舅的关系,前些年调入岑水教育学院,并一路绿灯地当上了教务科长。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但由于他那双“睡眼”,乍一看,总让人觉得他有些迟钝和迷糊儿,远不像他的名字那样“独醒”,所以被屈子健之流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地

经常耍笑。

另一位副科长杨芙蓉不仅长得小巧玲珑,而且脸盘圆嘟嘟、面色红扑扑,就像一朵刚刚露出水面的芙蓉。她原是总务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已在当时主抓总务的夏院长旗下干了几年,并与后者配合默契、共享春光。由于原来的教务科副科长董相佐与薛科长在工作上总是意见相左,一个槽上拴不住俩叫驴,而且董科长是曹院长政治上信得过的部属,故将其提升为正科长后,与杨科长进行了对调,一个由背心儿改成了乳罩儿,一个由乳罩儿变成了背心儿。在曹院长拟将杨芙蓉平调到教务科时,她本想拿出撒痴撒泼的看家本领,和这王八羔子大干一场,后来听说对方掌握了自己经济方面的有关问题,并扬言要追而究之,吓得她花容失色,只好偃旗息鼓、以为后图。

如今,这三人就坐在教务科的办公室里,开始谋划学院教学管理灿烂的 futures。

像学校领导班子一样,在分工时,薛科长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他先征求杨科长的意见。杨科长专注地看着报纸,头也不抬,没好气地说:“你是科长,想咋分就咋分呗!”

“你年龄大一些,你先挑吧!”在一贯作风泼辣、任性使气的杨科长面前,薛科长语气温和,近于谦恭。

杨科长不屑地白了他一眼说:“不错,我是年龄大了,猫老还不避鼠哩……人背时,盐罐儿生蛆!——要不,我管教辅吧!”

“行,行行!”薛科长急忙同意,同时奇怪对方没有说出更难听的话来。

作为地市级教师进修院校,主要任务是培训初中教师,其中包括二年制离职学历进修、刚刚转正的民办教师为期一年的强化培训以及在职函授培训等。函授部分的教学及管理由函授科柳科长具体负责。

薛科长回头对陶晚舟说:“陶科长,那你……你就管教学吧。这一摊子任务较大,你刚来,好好锻炼锻炼。你说呢?”

“行啊!”陶晚舟看着两位科长,谦虚地说:“我年轻,又没做过管理工作,还请二位科长在以后的工作中多多指教。”

“好说,好说!”薛、杨二位科长异口同声地说。

杨科长出去了,薛科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分工比预想的顺利,这让他高兴之余,心里又多少有点儿不踏实。他叫住了正要出门的陶